

論湯顯祖劇作四種

侯外廬



2720

# 論湯顯祖劇作四種

侯外廬 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 • 北京

封面設計：優水

### 論湯顯祖劇作四種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東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594 字數37,000 印張2

開本 850×1168<sup>1</sup>/<sub>32</sub> 插頁10

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000冊 定價(4) 0.37元

聞

使君於同月時涼不能去漫成此  
 謝只許同有句題真氣西山執事  
 促南有列本車騎滿還接心  
 凡即掌心  
 因共病醉兩公處夢到茅山  
 乘葉年教子當師一果遠去  
 致言同病一如洋  
 也知食外語為文字閑食客  
 夢者自曾元素七夜夢門  
 似此曲江邊  
 無漸消使君只然次莫多情

湯 显 祖 手 迹

詩稿手卷，上海市博物館藏



湯 显 祖 印 鈐 本

銅印，辟邪鈕，叶恭綽先生藏

CAC63/15

## 前 記

一九五九年，作者在養病期間，翻閱毛晉的《六十種曲》，特別對湯顯祖的作品反復讀之不厭。湯顯祖是明中葉的文藝大師，同時也是泰州學派的思想家。因此，我就依據對明代思潮以及泰州學派基本理論的理解，仔細考察了湯顯祖的《玉茗堂全集》，用來和他有譏有托的曲作相印證，深覺過去人們對湯氏的創作大都僅肯定《牡丹亭還魂記》的爭取戀愛自由的一點，而把《邯鄲記》、《南柯記》作糟粕看待，是很難認識他的思想全貌的，有進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為了正確地評價湯顯祖“四夢”創作的優良傳統，作者在探索中曾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消化醞釀的過程，並與一些從事文學研究的同志們交流意見。最後在一九六一年的春夏之際，將自己所尋求到的答案寫成三篇文章，分別在《人民日報》和《新建設》雜誌上發表，期待引起人們更深入的討論與研究。

近來有不少戲劇界的同志找我談論湯顯祖劇作四種的改編工作，向我索取那三篇論文，因而應中國戲劇出版社之約，對它們作了一些小的修訂，改正了個別誤排的字句，合

为这个小册子出版。原来计划再写一篇《泰州学派与湯显祖》，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只好暂缺了。我希望同志们不客气地予以指正和批评！

侯 外 庐 1962年1月10日于北京病院。

統一書號：10069·594

定 价：0.37 元

## 目 录

|                          |    |
|--------------------------|----|
| 前 記.....                 | 1  |
| 湯显祖《牡丹亭还魂記》外傳.....       | 1  |
| 論湯显祖《紫釵記》和《南柯記》的思想性..... | 20 |
| 論湯显祖《邯郸記》的思想与风格.....     | 40 |

## 湯显祖《牡丹亭还魂記》外傳

近些日来讀了不少篇討論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文章，也参加了几次历史学界和戏剧界合作的座談会，因此不自量力，“破門”而試为《牡丹亭》作一外傳。

所謂“外傳”，和圓夢索隱之类的猜測不同，是模仿王船山《周易外傳》的体例，企图探索湯显祖剧作背后的明中叶的历史真实及其与艺术真实的联結，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同志們討論和批評。

### 一 湯显祖“曲意”的思想性和理想性

湯显祖在万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年）写成了《牡丹亭还魂記》，并作了一篇題詞。这篇題詞非常含蓄隱約，但从其篇末所說：

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玉茗堂全集》文集卷六《牡丹亭記題詞》

已經可以看出，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統观念相对立，而

且向往于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如果我们再对他的《玉茗堂全集》等诗文中所发抒的思想作一综合的研究，便不难探得他的戏曲中所蕴含的“曲意”。

湯显祖不止一次地说，《牡丹亭》是他自己的代表作，自谓：“二十年来才一梦，牡丹相向后堂中。”他惟恐当时人改作《牡丹亭》有失其“曲意”，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强调不能演出别人的改本，因为他一生困于“认真”，没有屈节，演戏也不能只图酒食钱物而失真（《玉茗堂全集》尺牘卷六）。他又说他的《牡丹亭》还没有为人们了解，他在《答孙俟居》（《玉茗堂全集》尺牘卷四）信中，提到有人用道学家眼光看待他的剧作，说用意在于“破梦”，他指出这是不懂得他的“曲意”。

在《答凌初成》（《玉茗堂全集》尺牘卷四）信中，他更明白地指出：《牡丹亭》一剧“骀荡<sup>①</sup> 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骀荡”一詞又見于他《寄石楚阳》（《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一）一信。在后一信中，他迫切地希望更多地閱讀李贄的著作，从中寻找武器并启发神志：

有李百泉先生者，見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

由此可見，《牡丹亭》是自居于繼《焚书》而作的叛逆性的反抗作品。然而，究竟这部剧作在主角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傳奇遇合之外有什么寄托呢？所謂“予曲中乃有譏托”，实际上湯显祖自己已經作了“外傳”，請看他說：

---

① “骀荡”一詞見汉馬融《长笛賦》及南齐謝朓詩，又指春光舒放。

二夢記殊覺恍惚，惟此恍惚，令人悵然。无此一路，則秦皇、  
漢武為駐足之地矣！

——《玉茗堂全集》尺牘卷四《寄鄒梅宇》

此處“二夢記”指《邯鄲記》與《南柯記》，其實“四夢”都貫徹着同樣的精神。他在青年時代，曾“不忘世事思”，也“期逢遇唐宗漢帝”，希望作陸賈（《牡丹亭·悵眺》一折也有此意），然而曲折的生活實踐終於使他認識到“趙宋事燕不可理”（《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一《答呂玉繩》），黑暗的現實是：“天道到來那可說，无名人杀有名人。”（《玉茗堂全集》詩集卷十七《偶作》）在人民方面，農民暴動、士民運動以及士大夫如東林黨人和泰州學派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抗爭，已經是“天下囂囂”，趨于“崩裂”。湯顯祖面對着歷史的真實課題，敢于指出封建制社會的秦漢盛世不是歷史的駐足點，狂熱地憧憬着世界的光明前景。他指出歷史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所謂生生之謂易，“不生不易”是不可能的。歷史正如孵化鷄子，所謂：“亦知天地如鷄子，盤古于今萬八千。”（《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一《與司吏部》）孵化而達到的樂土，在他看來，是沒有貧困、沒有疾苦的世界，所謂：“神農于人有功，一得其食，二得其藥。”他所能知道的這個抽象的道理，在《南柯記》中就表現為蟻穴中的平等世界。我們知道早期幻想式的烏托邦必然雜有封建的糟粕，但不能因此就以簡單的推論而否定其中進步的平等觀念。

因此，傳奇曲作是表象性的反映，而其中却有他所謂的“文心”，這“文心”是以意、趣、神、色四者為主，並以“意”為先（《玉茗堂全集》尺牘卷四《答呂姜山》）。在我看來，湯顯祖的所謂

曲外之“意”即是今天說的思想性。他曾这样地把思想和抒情統一起来：

“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非类。  
吾……其于“情”也，不为不多矣，其于“想”也，則不謂少矣。

——《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九《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文字之所起者画也，理义之所变者易也。通于书而蔽于易，  
不足以診天地人物之变。

——《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二《易象通序》

这样看来，他說的“人世之事，人世不可尽”，意味着一个具有高尚思想性的作家对于黑暗现实的抗議，当然这就和他所憎恶的假道学家講的不平等的“理”世界处于对立的境地。“以理相格”的这个“理”，对于黑暗现实世界裝飾了鮮丽的花朵，而其本质却使世界历史的发展“格”而不“通”。他自己和这样拘儒老生之“耳多未聞，目多未見，步趋相似”不同，是尽其意勢之所必极，他說：

善画者觀猛士劍舞，善书者觀担夫爭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誠欲憤積决裂，掣腕交接，尽其“意”勢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不可及而怪也。

——《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五《序丘毛伯稿》

如果說湯显祖的“曲意”之“意”，指着所謂在当时“不得去、不得死”的环境中的这样勇于变革现实的思想性，那么，他說的“情之所必有”之“情”又指什么呢？在我看来，“情”指偉大的理想。

湯显祖在青年时期怀有用利劍来砍伐世界的壮志，他崇贊管仲、子产以至王安石的功业，崇贊陈亮說，“宋陈同甫

自云：‘扩开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英杰’。其人雄厉磊砢，历落如此，竟不为世容。”（《玉茗堂全集》尺牘卷六《寄膠州赵玄冲》）他承繼的傳統，不仅陈同甫，更在思想上深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以雄杰自豪。例如他說，通过罗汝芳的傳授，“見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劍。”（《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一《答管东溟》）按可上人是紫柏，后来因反对矿使而問罪死难，李百泉即李贄，也遭捕而自杀（湯詩中有“无名人杀有名人”，盖指他們）。在他的詩文中，更說明他在壯年是以“儒俠”、“游俠”、“俠骨”、“伉壯不阿”自居，有志于大刀闊斧地改革現實。他甚至敢于离經叛道，贊美有青春气的壯士是以斗争精神为他們的优点，而和老年人求富貴的貪心好得是相反的，因为有斗争精神的人居于下位，“与物論近”，无所顧慮，因此他主張應該奖励斗争精神，并“以‘斗’肩壯者之用。”（《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一《答舒司寇》）湯显祖基于这样的变革精神，不但嶙峋时輩俗人，而且敢于罵明神宗糊涂昏庸，“可惜者有四”，因而被謫于雷州半島南端的徐聞，比杜甫、柳宗元貶处的地方更加僻远。

湯显祖并没有用劍砍伐动了世界，相反地，他目击人民遭受苦难，社会矛盾已經到了“无一以宁，将恐裂”（《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二《寄吳汝則郡丞》）的地步。至于他自己，在这样的世界中，既然要同情人民，就不能“持平理而論天下大事”，不能不違反“时俗”，所走的途徑的艰难也超过了杜甫和柳宗元，所謂“行路之难，今世为甚”（《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三《寄梅禹金》），  
“吾輩惟持此好臉，与世人打捱”，以至“茫茫海宇，遂不能

容一若士”<sup>①</sup>，最后“自諡蜚翁，乾而不出”（《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三《答林若撫》）。然而湯显祖並沒有轉入消極，而是採取了用筆去砍伐世界的路徑。他在一篇《李超无間劍集序》（《玉茗堂全集》文集卷四）中便說出了這樣以退為進的戰鬥精神：

若吾豫章之劍，能干斗柄、成蛟龍，終不能已世之亂！

這樣，湯显祖便不能不把社會的矛盾還原為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矛盾。他越向空想的樂土追尋，越對現實的歷史痛加鞭撻。他既然敢於說皇、帝、王、伯的傳統歷史是“皇說、帝矯、王煩、伯瘠”<sup>②</sup>，都是不合情義的，那麼他必然要把“俠劍”變成歌舞，“游在伶黨之中”，“以若有若無為美”（《玉茗堂全集》文集卷四《如蘭一集序》），呼喚光明的將來。這就是他的曲作中存在着的有譏的對立面了。

因此，他一反乎過去“天道遠，人道邇”的命題，說：“今古不同，人道遠，天道邇。”（《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二《慰浙撫王公》）并引用道家的話說：“天下事有損之而益者。”（《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一《再答趙贊善》）湯显祖的這種思想和明末方以智的悲劇詩歌相似，所謂“天地一時小，惟余谷口寬”，方以智賦中所表現的夢想，在湯显祖也有類似的語句，例如他說：

吾將洗浮氤于自然，悟空明于一切。朱陵之花躡謝，曜真之氣長結。……吾以觀乎日之出！”

——《玉茗堂全集》賦集卷二《游羅浮山賦》

這種“晦以待明”的理想，就是他說的“情之所必有”的“情”。

① 《玉茗堂全集》尺牘卷三《答馬心陽》，按若士為湯显祖之字。

② 《玉茗堂全集》文集卷四《二周子序》，按此四語，就其命題而言，是大膽的。

我們試看他對“情”的解釋：

他的四種曲叫做“四夢”，夢是虛構的，但他以為夢由理想而成，理想更應適合人類的生意而成，因此他說：“夢生于情，情生于適。”

什麼是“適”的概念呢？他拿兩幅頭巾相易而置于兩人的頭，契合無間，不差分寸，作為比喻，借此說明理想和人生要求的相合為一，便是“適”的概念。他的結論指出，現實的世界的朝冠禮服既束縛人們的自由，又是不平等的章服，而惟有理想的頭巾才是酷愛自由的人們所共同適宜於形骸的。所以他說：“易巾果所宜，夢與形骸真；盍〔何不〕審此為契，彈冠安足陳？”“見交等形隔，臥托乃疑神。”這裡，神和平等是相同的觀念了。理學家把封建的章服禮教說成是“天理”，等於把枷鎖說成人類的天然要求；反之，在沒有這樣的“天理”磨折人們的時候，平等世界的理想才能實現，所以他又說，“理絕有連氣，況乃在人倫？”（《玉茗堂全集》詩集卷一《赴師生夢作》）這對於《牡丹亭題詞》說的“理之所必元，安知情之所必有”作了婉轉的注釋。

湯顯祖的這種思想和當時進步學者說的“天理即在人欲中”以及泰州學派所倡的日用飲食男女生活之私即是自然之理，是異曲同工的。然而在當時這樣“友朋之義，取諸同心”（《玉茗堂全集》賦集卷五《哀偉朋賦》）的平等觀點，雖然沒有達到近代的明確概念，但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湯顯祖所暴露出的歷史真實，到了他的夢想的曲作里，便化為藝術的真實，集中地表現出來。下面的一段話是具有代表性的闡發：

人之大致，惟俠與儒。而人生大患莫急于有生而无食，尤莫急于有士才而蒙世難。庸庶人視之曰：“此皆无与吾事也。”天下皆若人之見，則人尽可以餓死，而我獨飽；天下才士皆可辱可杀，而我獨頑然以生。推類以尽，天下宁复有兄弟宗党朋友相拯絕、寄妻子之事耶？此俠者之所不欲聞，而亦非儒者之所欲見也！

——《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七《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这段話基本上引用了墨子的語言。社会的矛盾被还原而为儒俠和庸庶的斗争以及生命和死難的对立，其內容是他說的“羞富貴而尊貧賤”。湯显祖贊揚过赵仲一和豪右斗争的功績，虽然赵仲一在鋤豪右、活人民的斗争中取得了利劍的一时的胜利，但終于被乡愿們所陷害，而和湯显祖一样只能用笔以砍伐世界，在《調象庵集序》（《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三）中所講的話实在是他的自况：

折节抵巇，非公所习，則其郁触噴迸，而杂出于詩歌文記之間，虽談世十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芸芸，有所不能忘者，盖其情也。

冲孔劲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冷冷（按即指道），其流紆紆（按即指梦），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辨之間！

可見不能忘的理想（情），是在譚趣十九之中所显示出的另一种斗争的魔力。湯显祖又把这样的矛盾还原而为道学家頌揚专制主义的“天理”和高尚之士坚持的人文主义之間的理論矛盾。他在《赵子暝眩录序》（《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三）中，婉轉地指出道学家所講的“道心”“性善”之类是离开了人文而妄談的虛伪概念；与此相反，他說所謂“道心者葯物

也”，所謂“性善亦為藥物”，這種藥物是醫國醫天下的良方，而活人之命的良方莫先于平均天下的財富。然施藥是一種鬥爭，藥到時那些貴族豪右必然成為打擊的對象。因此，道學家們便按他們的“道心”和“性善”之類的成見，反而要把這種藥物說成是“霸業”，不合于“道”。這就又不能不從“理之所必無”之處去展開筆伐，所謂“風飛怒而河奔，世能扼之于彼，而不能不縱于此！”湯顯祖怎樣縱于戏曲呢？我們在下面逐步來研究。

## 二 湯顯祖怎樣在藝術形象中通過對杰出的歷史人物的崇高評價或還魂，以解答歷史問題。

湯顯祖的“四夢”多論鬼神，《牡丹亭》也充滿鬼神的形象。這又如何理解呢？

首先我們應該說明，如列寧所指出的，在過去的历史時期，民主派以至后来的無產階級都曾經“採取了以一種宗教觀念反對另一種宗教觀念的鬥爭形式”（《列寧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一一〇頁）。湯顯祖雖然和其他的泰州學派學者一樣，不免受到佛道宗教思想的影響，但他更主張：“學者亦有以窺天地之全，百家不可廢也。”（《玉茗堂全集》文集卷三《蘭堂摘粹序》）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依據了與自然物理相聯結的泛神論，來反對迷信的宗教。例如他說：

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乃為反復天地  
聖功也。人知神之為神，故以天文、星宿、地理、蛇龍之類為聖；